

## 少年时

美棠和我早就因为家里的关系而知道对方,不过那时也只是很淡很淡的。美棠的故事,都是日后她有时间我说起小时候我才知道。

但说起来我们早年也曾遇见过两次——此景可待成追忆,只是当时我们各自是香梦沉酣的天真岁月,相逢也是惘然。

美棠刚到租界不久,有一次回老家南城探亲,再回汉口的时候,经过南昌就同家里人一起来我家做客。我记得自己拿了个不知道叫什么玩意儿的玩具摆弄给她看。那个时候她十岁。

我们从南昌回到南城住以后,美棠跟着家里人也来过一次,吃晚饭。

而那天我已提前吃好了晚饭,急急忙忙要发往五里以外的谢家祠堂。那里算是南城乡间,祠堂更是凉快。所以有阵子晚上我就不在家里睡,和要好的同学几人约好在那里乘凉聊天消夏。乡下路上没有灯,我要打个手电,走大约半小时的路。经过前厅的时候见到美棠。她那时候年纪还是小,身量未足加上本就娇小,家里就在椅子上给她叠了小凳子,她坐在小凳子上吃着饭。后来美棠告诉我,她也记得我的:“你拿了个手电,照照照照照。”那年她十三岁。

我问过美棠,当时知道要和我订婚时的情形。她还记得当时表兄毛贻荪同她讲:“嫁给平如好哎!平如好看哎,平如的眼睛很漂亮哎!”

美棠家与我家算是世交。美棠的祖父白手起家经营中药,创起一间“毛福春中药店”,后来在南城买地买房,便与我祖父相识。美棠的父亲接管药店,谨慎勤勉,便又在老店之外开出新店来。生意多经营在福建与汉口,故美棠小时候倒是在汉口生活的时间最长。

因为主营中药店的缘故,美棠

## 我俩的故事(1)

◆ 饶平如

87岁时,原上海《大众医学》编辑饶平如老先生患有老年痴呆症的妻子美棠去世。那之后有半年时间,他无以排遣,每日睡前醒后,都是难过,只好去他俩曾经去过的地方、结婚的地方,到处坐坐看看,聊以安慰。后来终于决定画下他俩的故事,他觉得死是没有办法的事,但画下来的时候,人还能存在。

他一笔一笔,从美棠童年画起……就这样亲手构建和存留下来一个普通中国家庭自己的记忆,也记录下中国人最美、最好的精神世界。

2013年5月,《平如美棠——我俩的故事》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,以图文形式再现饶老先生与妻子六十载爱情的点点滴滴。本版今起选摘四期。

还险些闹出事故。她五岁那年夏天,因为自小质弱,岳母便拿了鹿茸给她吃。岳母并不懂医药知识,只知道鹿茸大补,不晓得它药性燥热,老弱体虚之人才可小量服用,美棠一个五岁小姑娘哪里挡得住。结果美棠服下不久便通体发烫,口鼻出血,竟至于不省人事。大夫问明情况,忙将美棠卧在泥地上,急嘱人取来河底淤泥涂布全身,再内服清热之药,数日之后美棠才终于缓缓苏醒过来。

美棠有个姐姐叫玉棠,幼年时候因为咽喉疾病误服了过量的珍珠粉而致哑,岳父母送她去聋哑学校读书和学习哑语。她为此是个很不快乐的人,除了上学就是待在家里,从不去玩,也不愿见来客,对美棠更是总有几分嫉妒。这本是很堪怜的,可美棠年纪尚小,偏偏不肯相让,凡事要争上风。她俩同睡一张

床,晚上姐姐就在床单中间比划出一根军事分界线,大家各睡一方,不准美棠越界。美棠也不是省油的灯,她们各自有个装零花钱的铁盒子放在枕头边上,每次姐姐上学去,她就偷偷打开姐姐的盒子看看里面究竟有多少钱,若是比自己少便无话不说,要是发现比自己多,那便要去找父母吵闹,定要加到数目相等乃至超过不可。

美棠每回私自溜出大门去玩要,玉棠就会去父母那里告状;她用左手掌心向下在腰部附近按一下,表示“妹妹”,然后用右手食指指向门外一伸,表示她又溜了!

君子爱财取之有道。小姐爱财呢?美棠因为喜欢找点刺激,据说常常还会去偷点岳父的钱。夜深人静时分,她就从床上溜下来,赤着双脚摸到父母房中。她熟悉岳父挂衣裳的地方,毫不费力就把钥匙从岳父衣袋里

摸出来。她也知道哪一把是保险箱钥匙,轻而易举打开保险箱——大数目的钱不动,就从边上一小叠钱里抓上几个放进自己衣袋里,然后急忙关上箱门,撤回自己房间睡下。她只会开保险箱,关的时候就不懂得要锁。次日清晨,岳父对岳母说:“哎呀!真奇怪呀!我怎么这样糊涂,昨晚忘记把保险箱锁好呀!”她每闻之,就在肚子里暗笑不止。

再说过年时候,岳父按例会给姐妹俩各十块银元。但是美棠不依的,定规要争多一些。岳父毫无办法,背地里只好多给十块银元摆平她。初一至初三,许多同药店有生意往来的人照例都会来拜年。岳父母叮嘱美棠待在房间玩莫要出来。但哪里管得住她?她是伏伺在房间里,从门缝里一看到有客人到了前厅,立即就冲出去向人家拜年……客人们本也是有备而来,又知道岳父有此爱女,就纷纷



我拿出新买的玩具给美棠玩

## 女儿,爸爸要救你

汪浙成



次身体,按照医生嘱咐,每次排尿后用弹簧秤计算她尿在尿不湿上的尿量,认真地记录在护士发给的医院登记纸上;还每天在规定时间内对房间和卫生间进行紫外线消毒。有时在照料她服药、喂饭、喝水过程中她睁开眼睛的时候,试着跟她说说说话,想给她一点精神上的安慰和鼓励。但她听了似乎什么也不明白,只是朝我们翻翻眼睛,根本没法进行交流。

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第三天,傍晚时分,环妹来医院送水送晚饭,换我回去吃饭。我正要往外走,一直迷糊的汪泉突然从被子里伸出右手,举过头顶大叫了一声:“尿尿!”环妹突然一愣,惊喜地叫起来:“哈,大哥,小泉开口说话了!”我也不由得一阵狂喜。等反应过来,忙伸手到床上拿起尿盆,一把塞进被子里,但已经来不及了。尽管这天她已换过四块床单,但我和环妹却有说不出的高兴:汪泉终于开口说话了,这是她出舱三天来说的第一句话,而且伸出来的又是那只剧痛的右手,说明她并未丧失知觉和表达能力!

此后几天,汪泉病情确实如医生们说的慢慢向好发展。生活护理员也欣喜地反映,这几天夜里汪泉要大小便时,能自己事先喊叫,说明她思维正在一点点恢复。表达方面也有改进,能说一些简单句子,整宿整宿地嚷嚷:“回家,回家!”“我要回家!”吵得护理员一刻都不能休息。

12月25日,正当我们满心欢喜为她继续向好发展高兴时,她的病情急转直下,发生了医生们最为担心的——咳血!

事情发生在吃午饭的时候。开始一切都正常。我喂一口,她张嘴吃上一口,等充分咀嚼吞咽下去后,再接着喂第二口。大概喂到一半光景,她突然呛了一下,接着便咳嗽起来。我连忙停下,想等她咳嗽停下来再喂。谁知她越咳越厉害,非但停不下,还开始呕吐,我慌忙抓过几张餐巾纸接在手里。看她没有停下的意思,起身到卫生间拿了脸盆来接。汪泉一边咳一边吐,越吐越厉害,把好不容易喂下去的一点饭食全吐了出来。吐着吐着,突然哇的一声,吐出来一大口颜色鲜红的东西。我起先还以为吃下去的西红柿,经辨认原来是鲜血!

## 15.找到一家小旅馆

“因为,因为……”安叔收住话头,叹了口气,然后说,“我想上车后再补买的,反正车票又不紧张。”“那我们现在去买吧。”波亚央求道。安叔告诉波亚:“已经停止售票了。”波亚还是跟在安叔后面走着。但是,波亚越走越慢,越走越慢,最后停下了脚步。

安叔感觉到了什么,回过头来,问波亚:“你怎么了?怎么不走了?”波亚反问道:“我们走到哪里去呢?”安叔无语了,因为他说不上来。波亚说:“安叔,我们还是去住旅馆吧。”安叔一听来了气:“就这一夜,随便怎么都能打发的,花什么冤枉钱。”波亚也生气了:“你不住,我自己去住!”安叔恨恨地说:“那你一个人去住好了!”听安叔说这样的话,波亚更生气了:“我就一个人去住!”说着,他掉头就走。

波亚走了几步路,想回头看看,但他忍住了。他心里暗暗地希望安叔能跟上来。走了十几步路后,波亚实在忍不住了,他回头看了看,发现安叔还停在那边,一动不动地看着他。

波亚委屈极了,他觉得住旅馆也是为了安叔好,不然,到什么地方都要被人家赶出去的,这是多么糟糕的事情。他不想再有这样的经历了。波亚感到害怕,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找到合适的旅馆,也不知道旅馆会不会让他一个小孩住下。泪水又涌出了眼眶,但波亚咬紧嘴唇不让自己哭出来。波亚感到两条腿越来越沉重,他都快迈不开脚步了。

忽然,身后传来一声大喊:“你给我停下!”波亚停下脚步,但没回头。身后继续传来喊声:“你还真的一个人走啊!”波亚还是没有回头。“你有身份证吗?你没有身份证,人家会让你住下吗?”安叔连连问道。波亚终于忍不住,边哭边说:“我才十岁,哪会有身份证!我只有出生证,可被爸爸妈妈锁在抽屉里了!”

安叔赶过来,按住了波亚的肩膀:“就是嘛,没身份证你还走得那么急,还想扔下我!好了,别哭了,就听你的吧,找旅馆住下!”波亚一听,破涕为笑:“我没说错嘛,大人就该听小孩子的话!”安叔摇了摇头,拽紧波亚的胳膊。波亚想,平地里,妈妈就是这样拽着他

的胳膊过马路的。

波亚跟着安叔穿过了两条马路,找到一家小旅馆。安叔让波亚先在前台边的沙发上坐着,自己跑去办理入住手续。他们的房间是302室。波亚想,那将是怎样的一间房间呢?水晶灯亮了起来,这是一间涂满天蓝色的房间,天花板上画着星星和月亮,墙上是一层一层的波浪,还有轻轻摇摆的水草、冒着水泡的海螺,当他睡着的时候,房间就会像小船一样在蓝色的水面上飘浮起来。

安叔打开房门,再打开灯。波亚看到小小的房间里有两张不大的床,墙面和日光灯一样洁白。波亚一下子扑倒在床上。他感到有些疲倦了,这一天里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,想想真有点不可思议:他会做那样一个梦,会逃课,会跟着一个陌生人来到这个地方,现在住进一家小旅馆,等待明天一早前往做梦做到的星星湾……

波亚听到安叔在叫他:“你就这样睡了?还是先去洗洗吧!”波亚还是合合着,不想翻身。他懒洋洋地问:“现在几点?”安叔告诉他:“九点多了。”波亚想,平时,这时候他还在学习呢。不知道怎么会有那么多做也做不完的功课,每天不做到十点半、十一点钟别想睡觉。奇怪的是,每年开学的时候,新闻里总是说学生的书包重量又减轻了,学生的课外作业已越来越少……其实,孩子们的书包重得两只肩膀都扛不动了,越来越多的学生不背书包,改拖拉杆箱子了。是啊,要是再这么背下去,那他们个个都要成为驼背了。

波亚把这个想法告诉扣子,扣子说,除了驼背,还个个都是“四只眼”。要是全中国的小孩子都是驼背、近视眼,那有多可怕!可现在才九点多,波亚却已经躺在床上了,什么功课也不做,真是好轻松好轻松啊。波亚想起来,平时,他晚上总会跟扣子通个电话,核对一下作业,要是谁来不及做作业,就干脆告诉一个答案。波亚这么想着,看了看床头柜上搁着的电话。他好想给扣子打个电话,他想对扣子说,不做作业的日子真是太幸福了。波亚问安叔:“这个电话可以用吗?”安叔一听,好像很紧张的样子,他连忙问:“你想打给谁?”

## 星星湾

简平

